

【红楼百味斋】

□于瑞恒

“防患于未然”这一点在《红楼梦》的管理智慧中体现得尤为鲜明。同样面对家族的内部隐患，贾母见微知著、果断处置，是真正的“防患”；而王夫人目光短浅、内斗自耗，反倒加速了衰败。书中两件相继发生的事——第七十三回查赌与第七十四回抄检——便构成一组深刻的对比。

在怡红院夜间疑似进贼后，贾母敏锐洞察到“贼”可能起于内部，“各处上夜不小心，还是小事，只怕他们就是贼”。贾母的逻辑是：夜间只要有人赌钱，“就保不住不吃酒，既吃酒，就免不了得门户任意开锁。或买东西，寻张觅李，其中夜静人稀，趋便藏贼引奸引盗，何等事作不出来”！贾母命林之孝家的即刻查办，结果查出聚赌者二十多人。她雷厉风行，彻查严惩，一时刹住了歪风。这正是一种着眼于制度与风气、杜绝祸根的“防患”。

反观王夫人主导的抄检大观园，其动机源于私心与恐慌，表面为肃清隐患，实则成为内斗闹剧，非但未触及真正危机，反而加速了家族的分崩离析。两相对照，管理者的格局与智慧高下立判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四回，因“绣春囊”引起的抄检大观园事件，实则是各怀鬼胎的邢、王两位夫人的暗中斗法：邢夫人想借“绣春囊”羞辱王熙凤，进而讽刺王夫人管理不善；王夫人想借此剪除宝玉身边的不安全因素，进而上演了一出自私自利、自杀自灭的闹剧。面对当权者的无能昏聩，只有探春意识到这是贾府败亡的预演，一巴掌扇到搜查最起劲的邢夫人陪房——王善保家的脸上。可惜探春这一巴掌并没有唤醒贾府众人的良知、和睦、友善。他们不懂司棋的私情败坏了家风，晴雯的美丽也不是贾府淫乱的祸根。而“赌”是一种聚众行为，是无底洞，会引发贼情。大观园内婆子众多，不及时制止一定会酿成大祸。所以贾母的智慧与王夫人、邢夫人的迂腐阴鸷形成鲜明对比。尽管贾母在管理用人上绕过了王、邢两个媳妇，直接起用了孙媳妇——王熙凤，但邢夫人是婆婆，王夫人是姑姑，这种关系是绕不过去的。再者，王熙凤也没有探春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的气魄，她虽不屑与王、邢为伍，但在治家之道上，与贾母相比还差得不是一点半点。捋捋贾母的声东击西战术，既可以看到贾母治家的智慧，也能看到“树倒猢猻散”的大结局。

在道观里剪烛花的小道士见贾府的人进来，急忙往外躲，结果一头撞进凤姐怀里，被凤姐扬手就是一巴掌，众婆娘媳妇也都喊“拿，拿！打，打”！贾母听了，命贾珍拉起来小道士，嘱咐不要为难孩子，给他几百钱买果子吃。王熙凤打小道士，贾母为什么让贾珍安慰？因为贾母知道：贾珍之狠比王熙凤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果不其然，贾珍处理完小道士的事，便把在钟楼上乘凉的儿子贾蓉叫出，当众让他的小厮往贾蓉脸上啐了一口，还训斥道：“爷还不怕热，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”？贾母这借机上演的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”的实践课，是奏效了呢？还是让孝子贤孙理解歪了呢？

元宵夜宴，贾母还借讲巧媳妇因喝了“猴尿”巧舌如簧的故事，提醒王熙凤嘴巴太会说、太机灵也未必是好事。但王熙凤见自己对贾母殷勤侍奉和对家族辛劳奉献，换来的却是在众人面前喝“猴尿”的讥讽，便用“聋子放炮仗”的故事回敬贾母：我是聋子没听见。贾母对荣宁二府两个主管的启发式教学，最终都没起半点作用。

贾母声东击西的话里话



贾政，这让贾政感到大祸临头：“该死的奴才！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！祸及于我”！在外“招惹”王爷的戏子，在家“调戏”母亲的婢女，贾政真有打死这个儿子也比任他“胡作非为”败了家好的心。贾政不知道，贾家真正败亡的原因不是宝玉结交优伶，也不是调戏母婢，贾府败亡的真正根源是骄奢淫逸、子孙坑家败业：“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”；是老太妃薨逝，贾府失去政治保护伞；压死贾府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应该是以东官为代表的地方势力，在皇位角逐中最终出局，元春也因此失势，进而导致败亡不可避免。

尽管已经让权的贾母在闲取乐中，不时用声东击西、敲山震虎的方式敲打她的后代们，但“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”。这个辅佐荣国公把贾府带上荣华巅峰的老太太，也知道她最终无力回天，身子掉进井里耳朵是挂不住的。在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，她发出了心底的担忧：左边是张“天”——“头上有青天”；当中是个“五与六”——“六桥梅花香彻骨”；剩得一张“六与么”——“一轮红日出云霄”；凑成便是个“蓬头鬼”——“这鬼抱住钟馗腿”。贾府仰仗的青天塌了，鬼又把钟馗的腿抱住，冬天的六桥梅花还怎能永远“香彻骨”呢？最终贾母也阻止不了贾府的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当年的“笏满床”变成以后的“陋室空堂”。

贾赦要纳贾母大丫鬟鸳鸯为妾，贾母把王夫人骂了一顿：“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！外头孝敬，暗地里盘算我。有好东西也来要，有好人也要，剩了这么个毛丫头，见我待他好了，你们自然气不过，弄开了他，好摆弄我”！探春以为是老太太气昏了头，给王夫人解围道：“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？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，小婶子如何知道”？贾母气发出去了，就坡下驴说：“可是我老糊涂了！姨太太别笑话我。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我，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，婆婆跟前不过应景儿，可是委屈了他”，又让宝玉替她给王夫人下跪赔不是。贾母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，不动声色地敲打了王夫人的两面三刀。贾母深知：邢夫人是愚蠢，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；而王夫人却是在背地里搞事，动的是贾母的未来布局。但贾母这场声东击西的大怒，终究也没制止住王夫人借元春对金玉良缘的暗箱操作；也没耽误她谎称晴雯得了女儿痲，借贾母之手把晴雯赶出贾府，最终“俏丫鬟抱屈夭风流”。

贾母借批判说书女先生讲千金小姐后花园一见钟情的故事，指出编书人不过是妒人家富贵或者自己求不遂心，编出来污秽人家。贾母这撒谎记，一敲打了宝钗、黛玉，二堵住了婆子们的流言蜚语。但贾母不知道，宝黛“木石前盟”是灵魂的相认；宝钗的“金玉良缘”是薛家续命的金符，坐上二奶奶位置，是薛家跻身贵族的唯一通道。一次“撒谎”，怎么能解散天注定的“木石前盟”；又怎能破除世俗欲望的“金玉良缘”。

贾母用“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”，立刻带宝玉回南京老家的伦理孝道，吓得贾政直挺挺下跪叩头谢罪，发誓：“从此以后再也不打他了”。贾母从棍棒下救了宝玉的命，同时也剥夺了父亲管儿子的权利。贾政打宝玉是因琪官、金钏的事，贾政认为这两件事不仅伤风败俗，甚至会埋下贾府灭亡的祸根。因为小旦琪官是忠顺亲王的爱宠，王爷府的人说：“若是别的戏子呢，一百个也罢了；只是这琪官，随机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，断断少不得此人”。琪官逃出王府，王府的人打探到他与宝玉“相与甚厚”。王府直接来质问

【逆旅拾光】



元旦至，灶头暖

□翟长付

朋友送来一本挂历，十几年了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送来。我拿下墙上的旧挂历，露出墙皮上一块浅印子的痕迹，比周围白一些。新挂历挂上，又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它。

老伴儿坐在店门口择菜：“这日子过得真快，一年又过去了，没多久又要回老家过年了。”

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是在一月份，我们十二月底就回了老家，那是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后，第一次在老家过元旦。老岳母不但包了饺子，还包了黑芝麻馅的汤圆。

我喜欢吃芝麻汤圆，包汤圆的糯米粉，是自家种的糯稻，碾米后一白一春出来的。老岳母不用机器轧粉，淘好糯米后，到村头碓臼房里去舂米，她说石臼舂的粉才细腻，有嚼劲。我就是喜欢这种自家种的糯稻，石臼舂的糯米粉，自家包的汤圆，那里面藏着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家的滋味。

汤圆出锅了，刚刚会走路的外孙女，歪歪扭扭地走过来：“爷爷，爷爷，宝宝要吃圆圆。”看着她头上朝天的两个小辫子，听着她口齿不清的叫喊，我用勺子舀起一只汤圆，准备喂她吃。老伴儿走过来，拿起筷子，把汤圆从中间分开，夹起一半，放在嘴边吹了又吹，才喂到外孙女嘴里。我一脸尴尬，可不是嘛，差点烫着孩子。

电视里正在播放元旦联欢晚会，上幼儿园的外孙喜欢跳舞，吃一口饺子，就跑到电视机前，跟着音乐的节奏，摇头晃脑扭屁股，逗得老岳母咯咯笑个不停。

天黑得早，感觉有点凉飕飕的。“霜前冷，雪后寒”，外面想必是下霜了。女儿打开空调取暖，老岳母端起饺子碗，喂跳得起劲的外孙：“以前落雪下霜，家里都要生炉子取暖，现在有空调方便了。”听她这一说，我想起了小时候，一大家子围着炉子吃饺子过元旦的情景。外面鹅毛大雪，家里暖烘烘的，兄弟几个吃得满头大汗，心满意足。

晚饭后，我靠在床头看手机，外边不知谁家放起了鞭炮。睡得迷迷糊糊的老伴翻了个身，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在说梦话：“快过年了，家里要掸尘打扫卫生，记得买春联和年画。”

元旦这天起得晚，太阳已经爬过院里的栀子树梢了。女儿拿来一件新羽绒服给我，我套上羽绒服走出院子，门口的菜园子铺着一层霜。霜雾裹着青菜，就像青花瓷盘里盛着白绿相间、热气腾腾的佳肴。

卖春联的三轮车被隔壁五叔喊停在路边，我走过去挑了几副春联和几张年画。卖菜的又来了，电喇叭里叫喊着：“新鲜的蔬菜，牛肉羊肉活鲫鱼，木耳茨菇豆腐皮……”装得满满的三轮车，应有尽有，不出远门，在家门口啥都能买到。

我买了几块嫩豆腐，寻思着中午烧锅咸菜豆腐汤。老岳母腌制的雪里蕻老咸菜，配上这家乡的嫩豆腐，那是我直心心念念的美味。

元旦至，灶头暖。新的一年，其实就是一家人守着一桌热饭热菜，把寻常的日子再过一遍。日子深意，就藏在这周而复始的覆盖与重现里。墙上的印痕一年年被新的挂历遮住，如同旧岁被新年接替；石臼舂出的糯米粉、炉火映红的脸庞、霜雾下青菜的生机，这些具体而微的滋味与光景，在循环中沉淀为记忆的底色，让“家”从一个抽象的字眼，变得可触可感，温热踏实。所谓过元旦，过的本就是这份寻常，这份在循环中愈发深厚的、对平凡生活的眷恋与守候。